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論衡卷十六

漢 王充 撰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

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裒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年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

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酒湛溢鯨魚死一有感字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

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劒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劒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雞鳴而真雞鳴和之夫雞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塪以盧為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

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
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
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
殃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
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
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礠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
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礠石鉤象為類六也楚葉公
好龍墻壁盂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

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為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神荼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神荼鬱壘也畫虎非

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兾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
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
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為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為之巧也
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
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
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鈎者
以木為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
為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為

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閼氏翁叔從上之甘泉拜謁起

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為李夫人夫人步入殿

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
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
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為土象
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
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
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
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
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

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蟄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

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吏故

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饕飢

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輙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也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

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為虎搏食其兄

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為蜂蠆所螫為毒氣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茍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象熊羆豺狼蜼玃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為變螘蝨閩蝱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

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倮蟲毛蟲飢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

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魯昭公且

出鸜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
誼為長沙王傅鵩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
遷為梁王傅懐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
昌邑王時夷䳘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
遂龔遂對曰夷䳘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
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
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
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鼺入

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畧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

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

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

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

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

蟹之類皆爲榖害或時希出而暫爲害或常有而爲災

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

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

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

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眾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倮蟲三百人為之

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伏罪也

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可免為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蠱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

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温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襞不懸有蟲蝎疽蛣蠖蠍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輙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説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説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蟯之類蜫蠕之屬含氣

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為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為姦失事實矣何

知蟲以温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温濕
饐餲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
不生如不乾暴閘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閘喋准況衆
蠱温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
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與昌邑
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
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
此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

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虻蚊虻歲生如以蚊虻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虻食人尤當為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為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為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為災且天將雨螘出蚋蜚為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輙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

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麏而角麞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麞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麞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麞首

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麞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顓頊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

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騈脅張儀亦騈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輙而知之則是

自謂見聖人輙而知之也皐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輙有知而絶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懐庸庸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鳯皇與騏

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天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茍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輙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

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

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為大鳥巨獸耳何以别之如必巨大别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為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為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鸜鵒同也鸜鵒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鸜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

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為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

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佼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慤愿宣帝之時佼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為君

乎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為妙曲也龍與鳳皇為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横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

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絶非常則是矣何為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為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為聖王始生之瑞不為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為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

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
之父察其子孫何為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
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别之乎宋
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
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
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
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
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

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為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為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

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
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
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
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
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
人得戴角之麞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麞非有騏驎之
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鵲毛奇羽殊出異衆
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

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
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
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
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
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恒見粢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
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
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

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晳生參氣性不世顔路出回古今卓絶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鶵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

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
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
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
鼠之類輙為魚鼈蝦蟇為鶉雀為蜄蛤物隨氣變不可
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
太平氣和麞為騏驎鵠為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
必有常類哉褒姒玄黿之子二龍漦也晉之二卿熊羆
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

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髙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雝雝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也麞色有常若烏色有常矣武王

之時火流為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麞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驎者若麞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驎色白不類麞故言有麞正言白驎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驎狀如麞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麞宣帝之

麟言如鹿鹿與麞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准前況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麞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幷角明

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騏而言野翁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鸜鵒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

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鵲䴢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鵠鵲䴢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

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

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illegible]有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集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吴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十七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論衡卷十七

漢　王充　撰

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指瑞篇

儒者說鳳凰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凰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凰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凰騏

驎此言妄也夫鳳凰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凰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凰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凰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

非於巳桀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一有而字）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凰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驎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

神雀黄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黄龍之紀使鳳鱗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鱗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騏鱗失其實也鳳凰騏鱗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説聖太隆則論鳳鱗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鱗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説之以爲天以鱗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鱗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

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己道窮而來望
絶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麟為聖王
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説孔子聞此説而希
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麟至無所為來常
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
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絶不復行
將為小人所徯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

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

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剥巢破卵鳳凰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凰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剥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凰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凰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

鳳驎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驎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驎也人見鳳驎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凰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凰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凰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太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驎也孔子

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凰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驎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

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凰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凰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祖己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凰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

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
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
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
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袵襲冠帶而蒙化焉
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
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
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者
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

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者以為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傅服烏集舍發書占之云服烏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驎之來與野鳥之巢服烏之集無以異也是鸜鵒之巢服烏之集偶巢適集

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宫之内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虚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

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

生子爲之故到謂鳳凰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凰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凰騏驎之屬大瑞較

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

實也若夫萐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凉食物使之不臰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萐以為寒凉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萐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萐以風之乎厨中能自生萐則氷室何事而復伐氷以寒物乎人夏月

搖箑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箑不鼓動言箑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箑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箑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歷以知之也夫天

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
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歷然後知
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爲福
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
末冬月隆寒霜雪霣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
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
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
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

數猶當計未落蓂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
蓂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蓂生以知日數匪謂
善矣今云蓂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
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蓂
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蓂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
堂察之乃知蓂數夫起視堂下之蓂孰與懸歴日於扆
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
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蓂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

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
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
典歷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
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
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
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
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
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

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獄字一有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

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
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
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
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
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皐陶觟䚦也儒者
說云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
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
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

類也曰夫觟觥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觥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䳇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觟觥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皐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觟觥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没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觟觥能觸謂之爲神則狌狌之徒皆爲

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鮭䱬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蒼兕蒼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兕害汝則復鮭䱬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鮭䱬之觸罪人猶倉兕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

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

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説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説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

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瀸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

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察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禄

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憒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

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

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
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
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
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爲孝善子孫
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
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
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
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

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絶不能忍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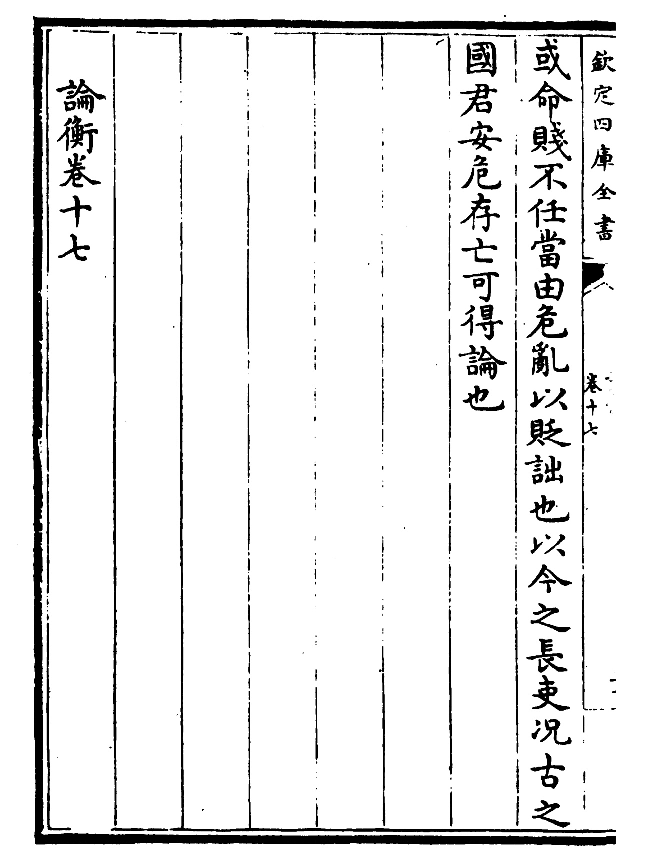
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温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名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名及四鄰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

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説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説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

猶人温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温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

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糴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

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



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詘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十七

論衡卷十八

漢　王充　撰

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

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内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

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
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
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
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煙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
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
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
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
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

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禀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禀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

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
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
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
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
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
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
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
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

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書葢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

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生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

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

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
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
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
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
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李夫人李夫人死思見其形道
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
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
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李夫人形不可

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

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

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黄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

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

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懞無為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顔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為君顔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

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嚬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為馬乍自以為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惷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

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詰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敎敎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

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為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為之夫天地不能為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為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為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為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為馬把李實提桃間乎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

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温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别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黄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之字〕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

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

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
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
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
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
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
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
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
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

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絶雷雨荀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荀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媼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

劉媼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
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
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
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
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
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
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惜於白雪
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

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

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

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為雷雨以責

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
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
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
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
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
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
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
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

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秬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乎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曽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

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䰟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也一有字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

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巳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巳得之矣難曰巳得文

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

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絶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

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

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為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瘈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

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

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

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

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

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

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

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傴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傴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

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

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

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

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已

之子歳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歳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引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

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

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竒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葢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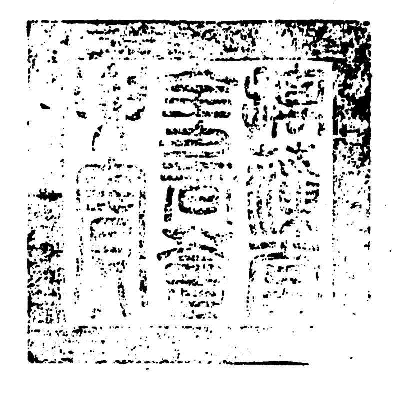
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

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創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

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
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
之鳳凰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
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
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
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
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豐
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

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書一有字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梅德